

责任编辑:裴璐

夜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新民晚报

这些年家住斜土路,乘车或行走经过小木桥路时,常会深深投去一瞥。这里原先有个以“金鸡”商标享誉沪上的泰康食品厂。如今香味远去,“金鸡”难寻,代之而起的是一家医院的新楼。

“泰康”的饼干和凤尾鱼罐头,“老上海”是耳熟能详的。即便70后、80后,“泰康”的万年青饼干也是他们甜蜜的记忆。“泰康”有百年历史了,1914年创建于山东济南,1923年在上海制造局路建立生产工厂,1933年又在小木桥路建造新厂房,向英国购进当时最新型的饼干制造机器,重金聘请英国技师来厂指导。饼干可与“沙利文”媲美,罐头生产历史早于“梅林”,“泰康”无疑成为当年上海滩食品行业的翘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境殷实人家的五斗橱上,会弹眼落睛摆放一个长方体的泰康公司铁质饼干箱,箱面上那只昂首挺立的金鸡尤为醒目。其实,早期“泰康”食品主要使用“福字”和“三角”牌商标。为了扩大产品影响,公司设计人员感到“福字”商标太单调,不能吸引买家眼球。1933年正逢农历鸡年,设计人员在饼干箱侧

面设计了一只非常亮眼的金黄色大公鸡,在大金鸡的上下方分别用美术字印上大大的“泰康公司”和“金鸡饼干”八个大字。久而久之,这只“金鸡”深入人心,成了“泰康”饼干的“形象代表”。上世纪50年代,泰康罐头食品公司决

定以这只威风凛凛的“金鸡”作为“泰康”饼干的注册商标。后来“泰康”生产冷饮,也是“金鸡”商标。

“泰康”最初以罐头名扬海内外。早在1923年,“泰康”就开始研制用马口铁罐头来加工保藏凤尾鱼的方法,为我国罐头工业初创作出了贡献。以后,凤尾鱼罐头成了“泰康”的当家产品,当时在国内市场基本取代了进口的沙丁鱼罐头,还出口远销至东南亚和美国。但后来罐头名气不及“梅林”,一则“梅林”是专门生产罐头的食品厂,二则1956年后,上海罐头行业产品出口统一使用“梅林”牌商标,只有业内人才看得出来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大多数植物都有睡眠,它们秉承着亘古不变的生活规律,滋润自在地活着。

合欢树其实是一种贪睡的植物。它的叶子由许多细长的小叶子组成,像把芭蕉扇。白天的时候,它的叶子舒展开来,迎风而舞,一旦夜色降临,小叶子就会对合在一起,好像对你说:我要睡觉了,切莫打扰我。还有睡莲也是。每当早晨太阳升起,它就会慢慢舒展开它那娇艳的花蕾,看上去显得十分有朝气;随着太阳西移,暮色升起,它又会慢慢合上花瓣,有疲倦劳累的样子。

有些医治失眠症的医生知道这些植物的故事,他们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失眠者听,然后说,你看植物都会睡眠,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 医治失眠的妙方存在吗? 药物只能缓解症状,真正的妙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能放弃多少,看破多少,你就能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我们羡慕婴儿的睡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睡眠称之为“婴儿睡”。其实,你也能做到,前提是你得像婴儿一样活得更单纯。拥有一份好睡眠,其实无非是让自己拥有一份无欲无求的好心境。

时令仍是盛夏。只是立秋刚过,进入未伏。

南向的客厅仍然热,烘烘的风吹来,在14楼的阳台上,感觉不到一丝秋意。于是,依然去朝北的书房。窗尽开,取一本书来,坐于靠椅。心渐静,突然就感到有温温的清凉吹来,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柔和在伏天的风里,是人体盼着的、适时的、隐隐的凉意。风轻轻拂过肌肤,舒适极了。

当我再走向客厅阳台时,那种对夏之不退的埋怨淡漠了,甚至不感到未伏的暑气。

有人说,生命的进程中,我们往往因为片面而焦躁,等你转一个方向,便会清醒,甚或自惭。

北向小窗下的秋意悄临时,即使洞开落地大窗,整个身子去伏在朝南阳台的栏杆上,也不知,秋,已来临。

像植物一样睡眠

隽秀

合欢树其实是一种贪睡的植物。它的叶子由许多细长的小叶子组成,像把芭蕉扇。白天的时候,它的叶子舒展开来,迎风而舞,一旦夜色降临,小叶子就会对合在一起,好像对你说:我要睡觉了,切莫打扰我。还有睡莲也是。每当早晨太阳升起,它就会慢慢舒展开它那娇艳的花蕾,看上去显得十分有朝气;随着太阳西移,暮色升起,它又会慢慢合上花瓣,有疲倦劳累的样子。

有些医治失眠症的医生知道这些植物的故事,他们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失眠者听,然后说,你看植物都会睡眠,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 医治失眠的妙方存在吗? 药物只能缓解症状,真正的妙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能放弃多少,看破多少,你就能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我们羡慕婴儿的睡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睡眠称之为“婴儿睡”。其实,你也能做到,前提是你得像婴儿一样活得更单纯。拥有一份好睡眠,其实无非是让自己拥有一份无欲无求的好心境。

时令仍是盛夏。只是立秋刚过,进入未伏。

南向的客厅仍然热,烘烘的风吹来,在14楼的阳台上,感觉不到一丝秋意。于是,依然去朝北的书房。窗尽开,取一本书来,坐于靠椅。心渐静,突然就感到有温温的清凉吹来,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柔和在伏天的风里,是人体盼着的、适时的、隐隐的凉意。风轻轻拂过肌肤,舒适极了。

当我再走向客厅阳台时,那种对夏之不退的埋怨淡漠了,甚至不感到未伏的暑气。

有人说,生命的进程中,我们往往因为片面而焦躁,等你转一个方向,便会清醒,甚或自惭。

北向小窗下的秋意悄临时,即使洞开落地大窗,整个身子去伏在朝南阳台的栏杆上,也不知,秋,已来临。

难忘那只“金鸡”

郭红解

因为每个罐头盖的标识中有生产企业的代号,比如我的老厂益民食品一厂是B1,梅林厂是B2,泰康厂是B3。凤尾鱼,上海人管叫烤仔鱼,或许是因为吃这道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春末夏初凤尾鱼产仔之季而得名。原先,凤尾鱼罐头是很高档的食品,罐头用料十分讲究,为保证鱼的新鲜度,一般要求从捕捞到车间加工不超过24个小时。到了知青岁月,家里人省吃俭用,也要定期给在远方务农的儿女寄个包裹,往往会塞进一罐凤尾鱼罐头,捎上一份浓浓的乡情。

“泰康”饼干,先是那种有针眼般气孔的大牛奶、小牛奶饼干最受青睐,后来奶油苏打、万年青饼干成了紧俏品。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路上的食品一店每周只有两三天出售梳打饼干,只消半小时,排队的顾客就把当天的供应量全部买光了。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泰康”饼干被广东的“克力架”和进口饼干挤占了市场份额。以后市场上虽有各色“万年青”,但却难寻那只“金鸡”。

原先与“泰康”为邻,在斜土路枫林路口上有家儿童食品厂,出产的金币巧克力和蛋形巧克力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甜蜜记忆。那天经过这里,发现空关了很长时间的厂房已在拆除。曾经引领上海滩食品时尚的“老厂”一个个退出了市民的视野。现在上海行业博物馆不少,能否建个食品博物馆呢? 让“金鸡”、蛋形巧克力,还有“沙利文”等等,这些老品牌、老产品有个“安身之所”,使其文脉留存下去。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因为每个罐头盖的标识中有生产企业的代号,比如我的老厂益民食品一厂是B1,梅林厂是B2,泰康厂是B3。凤尾鱼,上海人管叫烤仔鱼,或许是因为吃这道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春末夏初凤尾鱼产仔之季而得名。原先,凤尾鱼罐头是很高档的食品,罐头用料十分讲究,为保证鱼的新鲜度,一般要求从捕捞到车间加工不超过24个小时。到了知青岁月,家里人省吃俭用,也要定期给在远方务农的儿女寄个包裹,往往会塞进一罐凤尾鱼罐头,捎上一份浓浓的乡情。

“泰康”饼干,先是那种有针眼般气孔的大牛奶、小牛奶饼干最受青睐,后来奶油苏打、万年青饼干成了紧俏品。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路上的食品一店每周只有两三天出售梳打饼干,只消半小时,排队的顾客就把当天的供应量全部买光了。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泰康”饼干被广东的“克力架”和进口饼干挤占了市场份额。以后市场上虽有各色“万年青”,但却难寻那只“金鸡”。

原先与“泰康”为邻,在斜土路枫林路口上有家儿童食品厂,出产的金币巧克力和蛋形巧克力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甜蜜记忆。那天经过这里,发现空关了很长时间的厂房已在拆除。曾经引领上海滩食品时尚的“老厂”一个个退出了市民的视野。现在上海行业博物馆不少,能否建个食品博物馆呢? 让“金鸡”、蛋形巧克力,还有“沙利文”等等,这些老品牌、老产品有个“安身之所”,使其文脉留存下去。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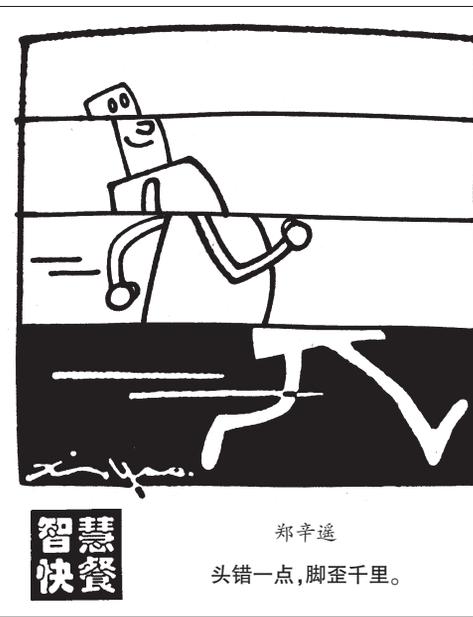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我做梦一样跟文坛“老水手”曾卓相识,在边疆边城满洲里的国际饭店。他说,遥远的天空下总会有奇遇的。这机敏而充满哲理的话,让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天,翻译道尔基作陪,大家一起来到达赛湖畔的达赛东牧村。八月的大草原绿得无边无际,绿出了层次与亮光。曾卓先生一下车,就张开双臂,快步扑进绿茵,我想“老水手”是把草原当作另外的海了。他很激动地大笑,说草原使人心胸广阔。这兴奋状让我又想起他的诗句:“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了双臂。”一个对生命充满信心与期望的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始终如一地张开双臂去拥抱生活,无怨无悔,展示那种真实而豪爽的热情。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曾卓,似乎更喜欢遥望,他遥望蓝天白云遥望草海,那姿势那神情一下子刻进了我的心灵。从此,我想当诗人。

阳光里,牧草间,曾卓一直向前走,自由且又随意。忽然,一群羊云朵般飘来,曾卓倾心观看。他瞅瞅我:“你看,羊群探察草地,咩咩啃食,它们只要跟着草走就行,有韵味。”他说诗是需要发现和探索的,人生亦如此。这些话,我至今铭记。

以后,达赛东牧村惹得我多少次回眸……

日前笔者途经一家单位时,透过铁栅栏望见里面的绿化带内花木凋零,丢弃的塑料饭盒、瓜皮、烟蒂等垃圾遍地,一派脏乱不堪的感觉,有辆轿车的一半还停在绿化带里,很煞风景。经有心观察,类似情况在本市并不鲜见。

为增加城市绿化,本市有关部门每年都要开展植树活动,新建大片公共绿地,还见插绿、及时补种,可谓用心良苦。而近年来又采取了新措施:利用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绿化资源,将封闭式围墙改造成“透绿”的铁栏杆,如此一来,为城市平添了一份“绿意”,人们行走在街上,满目绿化,效果很好。然而,个别单位由于拆墙透绿后疏于管理,绿化缺乏养护,垃圾没有及时清理,导致原本“透绿”的好景成了肮脏的乱景,反倒产生了负面效应。

城市绿化既能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又能增添城市的魅力。呼吁“透绿”后的企事业单位不能一“透”了之,要顾全大局,重视管理和养护,及时补种调种,清除有碍观瞻的堆积物,各种生活和工业垃圾等。社区有关部门在协调相关单位实施“透绿”工程时,也应实事求是,对不具备“透绿”条件的单位,不要急于求成;对已经做到“透绿”的单位,要加强检查监督,让其发挥好原本的美化效应。

600万犹太人,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他们都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下。奈丽,幸运地活了下来。尽管被救出时,面目全非,子弹击碎了她的面颊。

死里逃生后,她没有随救她的朋友琳恩去巴勒斯坦的海法,而是执意要返回被盟军占领的德国西柏林。她要找她的家人,但他们都已经死在了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她还有丈夫,一位钢琴家。他弹她唱,这样和谐幸福的往昔画面,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不过,她已经毁容了,即便再修整容,估计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原来的模样。

在那个美军区的“Phoenix”俱乐部,她找到了当服务员的丈夫强尼。但强尼已认不出她来了。感觉她太像自己的妻子,就希望她扮演他的妻子,为了得到她家人留下的不菲财产。她同意了,尽管她已不认得自己。其实是强尼根本不可能想到妻子会从死人堆里活着爬出来。她希望借此留在丈夫身边,唤起他的记忆。但怎么做都是失败的。奈丽在装扮自己的同时努力寻回往日幸福,可一切并不那么随其所愿。真相,在等待中一层层揭开痛入骨髓的伤疤。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上海人欢喜闹猛,我也不例外。一年一度上海书展的闹猛是必定要去轧的。现在各出版社每出新书,必搞签售,而每搞签售,必请嘉宾,起起“蓬头”,有利于书的销量。近年来像我这种自己不写书,却经常被别人请去“起蓬头”。

今年书展前,朋友邀请我去做“起蓬头”的电话、微信、书函还真不少,但其中不少邀请与我早已安排的事务有冲突,不得不横打招呼,竖打招呼,以免人家勿开心,讲我“搭豆腐架子”。

最后去了三场签售活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的《市井故事·人间处处有真情》一书的签售活动更是我感兴趣的,因为我关系更为密切,一方面近年来我参与发起、组织的“上海故事汇”品牌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大受欢迎。“上海故事汇”和新民晚报的“市井故事”版面都姓“故”,属于一家门;另一方面我创意、编导的《滑稽王小毛》至今已28岁,而“市井故事”版也已20岁,就像一对面孔、性格很相像的阿大、阿二;第三个原因是书的主编王瑜明邀请我为这本书写序,使我对这本书有了特殊的亲近感。

签售那天恰逢暴雨,我脚深,一脚浅,裤脚管淌淋漓的来到上海展览馆,想想落雨总要落脱交关人,没有想到一踏进西阳光篷,等待签售的读者已经老里八早把现场所有的椅子坐满了,没有抢到座位的干脆席地而坐,围栏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手捧《市井故事·人间处处有真情》和《国学论谭》的读者,有眼尖的人看到我进场,告诉左右:“王小毛拉爷来了!王小毛拉爷来了!”果然《滑稽王小毛》和《市井故事》的受众群十分吻合。

看看台上,报社领导、大学教授、著名画家、电视名人坐得满满当当,可见新民晚报的影响大、人缘好。我被安排在右边第一个席位,看上去是“靠边坐”,其实签名是从我开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首席签售”。

“首席签售”是龙头,掌握签售进度的节奏,我掌握三项基本原则,首先“签名签在角落头”,你老茄茄地把自己姓名帖帖当中一签,别的嘉宾作何感想,要把扉页中间的位置留给别人来签;其次“低头签名,抬头看人”,签好把书交回读者时抬头相视一笑,读者会觉得特别开心,如果是熟人,打个招呼问个好;第三“调整快慢轧苗头”,人多时,签名速度要快,否则规定时间到了,还有很多读者没签名,既影响下一场活动,又让读者抱憾、失望。但如果人不太多时,签得太快,时间还未过半却已门前冷落,只得早早收场。这时就可以和读者聊几句,或者为读者写一、二句共勉的赠言。

这天买新民晚报《市井故事》和《国学论谭》这两本书的人特别多,轧轧苗头,下面捧着书排队上签售台的读者,小山人哪,哪里还敢勾悠悠。偏偏读者中熟人外交关,小故事马上诗意在父母的陪同下兴高采烈地来了;八十高龄的故事作者老何乘了近2小时的公交车终于赶到了;喜欢讲故事的导游老周捧着5、6本《市井故事》走来;“上海故事汇”的老观众林伯伯夫妻俩相互搀扶着走上签售台;《滑稽王小毛》的忠实粉丝小朱带着多年来收藏的王小毛贺卡要求“顺带便”一道签签。读者中有问好的,有叙旧的,有要求合影留念的,新民晚报读者陆先生对我说:“交关年数了,边吃晚饭边听《滑稽王小毛》,吃好晚饭,笃笃定定看《市井故事》,现在虽然听不到《滑稽王小毛》了,不过看新民晚报上的《市井故事》已经养成习惯了!”

一小时的签售很快过去了,当嘉宾们站起来离席时还不断有读者捧着《市井故事》和《国学论谭》奔上签售台来,我真正感受到了读者的热情!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陪「老水手」曾卓散步

王忠范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做回自己又毁灭自己,讽刺嘲弄。但历史不是戏。这部充满爆发力的电影,却一直在“低声细语”地讲述战争创痛难以弥合灵魂的缺口和良知的背离。德国人敢于用冷酷的艺术撕开历史的伤痕,那种隐痛,是反省更是在无情地批判。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当奈丽们返回家园后,拍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琳恩,意外发现了强尼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接受不了已经在集中营“死过一回”的奈丽,还要在憧憬的希望里“再死一次”。看着奈丽正一步步坠入强尼设计的骗局,勾起她忍无可忍的痛苦——犹太民族逆来顺受的所谓宽恕,宽恕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毒气,宽恕所有的怯弱与背叛,这样的宽恕难道不是另一种罪恶吗! 最后,她用一粒子弹了结生命,来告知奈丽真相:当年她藏在房东家的船舱里,是强尼出卖了她,并且在她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签署和奈丽离婚了。

一无所知的奈丽,最后该有的惊愕,却异常地平静。战争、死亡,带来的不只是恐惧、背叛,还有人性的泯灭,对至爱的摧毁,从心底深处无情地撕裂了所有纯真的情感。这是强尼的错吗?

对于历史的回顾,艺术总是充当先锋,它可以宏大,比如《辛德勒名单》,也可以浓缩,比如这部德国反战电影《Phoenix》(中文名《不死鸟》),安静得几乎听不清背景音乐,演员寥寥、台词简约,表演全部来自神情的对话和心灵的对峙。一对战前恩爱战后陌路的夫妻,如何寻找过去。当片尾真相大白时,奈丽让强尼弹奏自己演唱《低声细语》,仿佛就是在低吟浅徊,哭诉着内心的彷徨、委屈与不解。最后,她转身坚定地离开,留下呆坐在钢琴前哑言失措的强尼。

真相,宛如一场戏,又如一粒无情的子弹,残酷致命。而戏中戏,是奈丽努力